

# 国图藏《骷髅格》文本述考\*

魏洪洲

【提要】《骷髅格·辩(原文如此,应为“辨”,下同)音连声归母捷法》,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。该书分为《骷髅格》和《辩音连声归母捷法》二种。《辩音连声归母捷法》是专门指导歌者唱对字音的简便韵谱,作者为顾体仁。《骷髅格》为典型格律谱,编者不详,约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(1606)至康熙六年(1667)之间。该谱主要针对《全谱》的不足,进行补阙、缀板和释疑,据称它参考了“汉唐古谱”《骷髅格》。

【关键词】国图藏本 《骷髅格》 格律谱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7.37 【文献标识码】A 【文章编号】1000-2952(2015)01-0115-05

“汉唐古谱”《骷髅格》被誉为“曲谱之祖”,又经《南曲九宫正始》(下文简称《正始》)、《曲谱大成》、《新编南词定律》(《定律》)、《南九宫谱大全》(无名氏《大全》)以及《磨尘鉴》等反复提及和引用,在曲学史上影响巨大。但以往对《骷髅格》的考察主要限于《正始》之征引。近日,笔者访书国家图书馆,偶遇《骷髅格·辩音连声归母捷法》一书。此书是除《正始》外,转述《骷髅格》材料最为丰富者,理应得到学界重视,可惜以往研究竟无一语提及。因撰此文以为同好析疑。

## 一、国藏本《骷髅格》的作者及成书时间

《骷髅格·辩音连声归母捷法》,原为郑振铎先生旧藏,《西谛书目》卷五录有其名,现存于国图善本部。卡片著录为清初钞本,十行二十五字,无格。全书仅一册,包括《骷髅格》(下文称国藏本)和《辩音连声归母捷法》(下文简称《捷法》)各一卷,均有序。二者中间还

附有【一秤金】“鸡鸣而起”、【三十腔】“恨无极”以及【红林擒慢】等曲。

《捷法序》末有“古吴后学顾体仁长乡漫识”一语,<sup>①</sup>据此若将《捷法》撰者署为顾体仁,无可非议,而国图卡片将国藏本一并归于其名下,则尚需斟酌。因为二者实为独立之二书,国藏本是典型格律谱(下文详述),《捷法》则为指导歌者学习反切、练习发音的简便韵谱。据顾氏《捷法序》载:

元末周挺斋《中原雅韵》,系元初燕山卓从之之《中洲乐府音韵类编》旧谱也。分韵之清,非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诸刻可并,但惜其少于发明,而为后世肤浅之士妄加音注,以致舛误耳。分十九韵中别出字收音各异,如庚青较近真文、侵寻,而皆知

\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明清戏曲宗元研究”(11BZW061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无名氏:《骷髅格》,清初钞本,国家图书馆藏。

分鼻音、砥腭、闭口；其监咸虽则闭口收音，然出字与寒山无异，先天一韵吐字出音在舌端之匾细，非比二韵之发声张喉阔大。今之歌者每犯三韵，牵混而甚失分韵之梗概，盖非口授难明。惮其繁秘而弃之，惟投时好，可以售世足矣。故翻切莫究，敝相仍也。予自得大都程五玉纂《经纬图》，既搞性灵之奥，而泄造化之玄，穷其源则声音之理可洞见矣。阴字用阴母，阳字用阳母，上以上叶，去用去切，考清浊之讹，订丝毫之辩，音有次清、纯清，次浊、纯浊之别。褫其繁而就于简，阐其秘以趋于明，令人易知易晓，不有功于后学哉？拟将中原正音为本，采诸韵通用之字，补收入声，纂一《琼林南北全韵》。兼考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中动静体用等字，详注释义，使作词体而用。同志者以予言为声歌砥柱，指南觉路，然未敢擅倡，聊以旧刻，填以新考翻切于傍。其有异于旧注者，盖正其阴阳错用之处耳。法眼一经，较诸旧叶妍媸自别也。每一图中加一字母，以订五音之宗。惟愿高明赐之针砭，正其伪谬，使不悖戾先贤，迷误后学。共襄厥成，得付剞劂，吾所望也。<sup>①</sup>

顾氏认为：本为乐府而作的《中原音韵》分韵虽清，但少于发明。后人对其妄加音注，反致舛误。而歌者不究心于反切，这些韵书对他们而言又过于“繁密”，致使演唱中的字音讹误一直得不到纠正。后来，顾氏得遇前人所撰《经纬图》一种，受其启发，决心删繁就简，制成一种令人易知易晓的简单韵谱，以供歌者练习反切之用，于是《捷法》得以成书。可见，《捷法》与国藏本确非同一种著作。抄录者可能仅因它们均与戏曲相关，故合为一册。再说，国藏本中并未出现撰者姓名，没有证据表明它同样出自顾氏之手，暂将其定为作者失考者为宜。

《捷法》作者顾体仁不见于明清两代史籍，亦不见于今人编撰的各种人名索引。据《捷法序》仅知：其名长乡，字体仁，苏州人。他自

称“后学”，应该有一定的功名，而方志中不载其姓名字号，表明他未考中过举人或进士。

国藏本来源的唯一线索是其后有“此套曲谱承友安施老谊兄送予抄录，丁未蕤宾六日书”一语。<sup>②</sup>可知国藏本据安谊旧本抄录，而安氏，字施老。但他是否为该谱作者及其生平事迹若何，不见史籍记载。

此处的“丁未”极可能是康熙六年（1667），而不太可能是前一个丁未年即万历三十五（1607）年。因为国藏本所选内容主要是为了补正沈璟《南曲全谱》（下文简称《全谱》），这需要一个熟悉、研究沈谱的过程。据徐朔方先生考证，沈谱在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才刚刚编成出版，<sup>③</sup>若次年就有人对其进行大量修补，并且修补稿又被四处传抄，发生得似乎太过仓促。再说，沈谱在格律谱编撰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，代表了当时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，时人对其多持赞赏、学习的态度。只有到了天启以后，质疑、不满才多了起来，终于形成一股增订沈谱的热潮，国藏本应该是这一潮流下的产物。此处亦不太可能是后一个丁未年即雍正五年（1727）。雍正时期，清代的避讳制度已发展得十分完善和严格，刻印、抄写书籍，若不避本朝皇帝名讳，会被视为大不敬而被处以极刑。国藏本却未回避清圣祖的名讳，谱中“焯”字原字直书。此种情况可能发生在避讳要求尚为宽松的康熙朝及此前。故“丁未蕤宾六日”，最有可能的是康熙六年（1667）五月初六。这与国土卡片将国藏本定为清初钞本的结论相互支持。那么，此书的编撰时间亦略可推测，其上限为沈璟《全谱》的刊刻时间，即不早于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；下限为国藏本的抄写时间，即不晚于康熙六年（1667）。

## 二、国藏本谱式及编撰动机

国藏本作为南曲格律谱，录曲甚少，仅 30

① 顾体仁：《辩音连声归母捷法》，清初钞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② 无名氏：《骷髏格》，清初钞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③ 参见徐朔方：《晚明曲家年谱》第1卷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313页。

余章，其中八成为犯调。除【两红灯】一调外，其余均有谱式分析。曲牌的完整谱式一般包括三部分：首先是格律图谱，它用“○”表示句字，“—”表示句字的离联，“○”的左边标注平仄，右边点有板式。但并非每章曲牌都配有图谱，有图谱者仅【五团花】、【二犯六么令】等10章。其次是例曲。例曲分为两类，一为“唐代古曲”，如【三仙桥】“愿皇图巩固”、【传河序】“龙见于天”二曲，据称曾经唐明皇手订，【三凤花】“甚植瑶阶左右”曲则为“太真遗稿”。更多的例曲则是转引自《全谱》，但其犯调组成、句字以及板式等与《全谱》不同。再次是释文，几乎每个曲牌下都有长短不等的注释，或介绍牌名之来由，或订正旧谱、时曲之舛误。

国藏本中的牌调选择和谱式特点实与其渊源和编撰动机密切相关，据卷前《直述》言：

词中有《骷髅格》并填词翼证者，乃春秋至汉及唐词曲之规、梨园之秋也。余阅《骷髅格·前叙》云：唐太子未嗣位时，深心词赋，重礼英才。后登大宝，最尚诗词，极好歌曲，每每以诗易曲。偶值景物事类乃即事吟咏，恨不能作曲，长叹曰：“朕当盛世，文士蔚兴，欲作歌曲，惜无有定见者。”时曲师黄幡绰，偕二三臣以《骷髅格》进呈……

今更述老朽得遇《骷髅格》颠末：予年齿衰迈，幸叨一馆于云间太原王氏，实居亭也。孟春率徒于泾上赛社，旬日有一老者，扁舟而来，相邀茶话。移棹，顾其庐，非村非郭，非宦非僧。扣板扉，逾竹径，造私室，牙签充栋，悉系传奇原本。余观之不胜赞叹，因道：“此坊间所绝少者。”此老复从内捧出锦函一集，骈肩敬启，状如经式，上图龙象。攒捧牌位，篆书：“天宝易古《骷髅格》。”予展玩不能释手，读其序甚繁，阅其格甚异。条列牌名，目所未见者百余格，从无又一体之例者。至于过、慢、近、犯、引、正，其释意与《九宫谱》大异。余因假一：<sup>①</sup>“敝地有一名士，最好奇古，吾翁肯弃其书，定不靳连

城之价，不识尊意能割舍否？”时老微有愠色，茶毕而别，余日夕不能去会。然此老属意吾徒，往来之情胜于子侄。始知此老向在蜀中遇一武弁，密授其秘。彼素有词癖，护之如宝，不肯轻启。吾徒述彼言：“因令师乃吴中名士，故尔送阅，珍藏已久，未常（尝）轻示于人也。”余扼腕无谋，即以《九宫谱》私命吾徒，怀入其室以《谱》对《格》，凡有不同者逐一记明，次第寄来。幸吾徒不辞辛苦，日夜潜抄，十得八九。<sup>②</sup>

据引文所述，该谱得以成书缘于编者一段奇遇。他春日赛社，忽受一老者相邀，在其家中见到了一部源于春秋，修于汉代，又经唐明皇手订的“古谱”《骷髅格》。几经周折，终于抄得该书十之八九。因见其“序繁”、“格异”，牌调新奇，异于后世《九宫谱》之处颇多，于填词度曲甚有裨益，“欲全部翻刻，苦力不从心，故尔中止”，只得“将《九宫谱》有疑未明、有缺未补、有曲无板”<sup>③</sup>者逐一详究，补阙释疑，纂就该谱。可见，这30余调是编者从《骷髅格》中精心选出，用以补正《全谱》。而格律图谱本为《骷髅格》旧有，国藏本只是从中转引而已。因国藏本以“唐谱”为据，其中出现了所谓唐代古曲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### 三、国藏本对《全谱》之订补

沈璟《全谱》作为第一部成熟的南曲格律谱，影响深远，但毕竟成书较早，先修未密，许多方面还未尽完善，诸如录调不广，归宫不明，犯调不确，板眼不全以及句字淆乱等。国藏本主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补阙、释疑和缀板。

“补阙”是指国藏本利用《骷髅格》补录了【五更月】、【十二红】、【竹雁灯】、【莺入榴花】四章沈谱未收之牌调。“缀板”则指其据《骷髅

<sup>①</sup> 此句疑有讹误。

<sup>②</sup> 无名氏：《骷髅格》，清初钞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<sup>③</sup> 无名氏：《骷髅格》，清初钞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格》为沈谱中一些牌调添加板眼。格律谱中附有板式为沈璟首创，由于唱法失传或其他原因，沈谱中某些曲牌却有词无板，如【五团花】、【聚八仙】等，国藏本为这些牌调添加了板式。

“释疑”是指国藏本依从《骷髅格》对沈谱中部分曲牌之宫调、名称、犯调组成、句字、板式以及渊源等方面的疑问、不足，进行解释、订正。此为其用力最勤、成绩最大之处，具体做法如下：

第一，厘定了一些犯调的组成及其宫调归属。犯调就是摘取几个曲牌的若干句串合在一起而组成的新调。昆山腔兴起后，此类牌调的数量激增，对其研究遂成为曲谱的重要内容。《全谱》曾收录犯调达163章，但其中部分犯调的谱式并不完整：一是所属宫调不明，二是所犯牌调不明，只得载于卷前《附录》待考。如【一秤金】，沈璟明知为犯调，却不知其所犯何调，只得遗憾承认：“按此调必是十六调合成者，故名【一秤金】也。但前五句分明是【桂枝香】，以后俱未知何调。今人皆以讹传讹唱之，点板亦皆不同，难信也。”<sup>①</sup> 国藏本则依据《骷髅格》将其犯调组成全部标出，并将其归入仙吕入双调。另外，还有些在沈谱中本无疑问的犯调，国藏本亦据《骷髅格》做了重新分析。如沈谱中的【一封罗】是由【一封书】和【皂罗袍】两调串联而成，而国藏本却把中间数句定为【傍妆台】，变为三调合成，牌名亦相应改为【封妆罗】。当然，其订正亦有可议之处，如组成【三凤花】、【四换头】的各调中，竟有本身就是犯调的【三仙桥】和【一封书犯】；尤其在分析【三仙桥】这一犯调时，首曲竟然标为【三仙桥】。犯调组成犯调，令人殊不可解。

第二，厘定了部分曲牌的句字和板式。明清时代的曲谱学家们坚信：每章曲牌都有其定式，一句乃至一字的增减变化往往关系到一曲的正误。故国藏本在《全谱》的基础上对曲牌的句字做了进一步规范。如【五团花】，二谱引例同，句字却不一：“我便”、“和”三字在沈谱中本为正字，国藏本却依《骷髅格》标为衬字。再如【水塘歌】，二谱均引《王祥》“沉吟久”

曲，沈谱中末句为“留着在史书上题”七字。<sup>②</sup> 国藏本对比《骷髅格》后认为：“兹曲比填词只少四字。”故订正为：“留着在○○○○青史上题”十一字。<sup>③</sup>

至于板式，国藏本尤为重视，认为这直接关涉文辞的表达效果，马虎不得：“至于点板亦须揆度详审，若以头板点为腰，则词气不伸；若以腰板画为截，则文思不贯。是故以板规词，锋颖所系，未可轻易视之。”<sup>④</sup> 故依据《骷髅格》为某些曲牌进行重新点板，亦是国藏本着力较多之处。如【水红花犯】，《全谱》引梁辰鱼散曲“正值阳回”曲：

正值阳回九九，被何人苦逗留？奈阻隔去无由。  
头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 
冷飕飕，卿卿知否？多应独倚小窗幽。柬难投，重门谁扣？  
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 
四五年光阴虚度，三两行泪空流，凄凄切切滞人愁，  
头 头 头 头 头  
也啰。<sup>⑤</sup>  
头头

国藏本则引太真遗稿“甚植瑶阶左右”曲，<sup>⑥</sup> 板式如下：

甚植瑶阶左右，被东皇巧相构。奈夏日射人眸。你体  
头 头 截 头 头 头 腰 头  
娇柔，天还知否？夜长独处漏声幽。自抱衾绸，谁来怜某？  
头 头 头 头 腰 头 头 头 头 头  
熬煎度朱明九夏，怎捱得那三秋，只染得指头红，也啰。<sup>⑦</sup>  
头 头 截 头 头 头 头  
注：“头”表示头板，“腰”表示腰板，“截”表示截板。

① 沈璟：《增定南九宫曲谱》，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3辑，（台湾）学生书局1984年版，第72~75页。

② 沈璟：《增定南九宫曲谱》，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3辑，（台湾）学生书局1984年版，第67页。

③ 无名氏：《骷髅格》，清初钞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④ 无名氏：《骷髅格》，清初钞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⑤ 沈璟：《增定南九宫曲谱》，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3辑，（台湾）学生书局1984年版，第569页。

⑥ 国藏本将此调名称改为【三凤花】。

⑦ 无名氏：《骷髅格》，清初钞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如上所示：【三凤花】一调在《全谱》和国藏本中的句格几乎完全一致，察其板式，则明显不一。与沈谱相比，国藏本中有添板：第九句增一截板；有减板：第二、四、六句分别削去一头板；此外，还有变换板式：第一句中有变头板为截板，第三、六句又有变头板为腰板者等。这也是国藏本依据《骷髅格》重新厘定的结果：“余将此曲此格详对《九宫谱》，内有【水红花犯】恰与此曲相同，然此曲出于唐词秘笈，《谱》上‘正值阳回九九’当从此曲点板。”<sup>①</sup>

第三，追溯部分牌名的流变。南曲曲牌源于两宋时期的村坊小曲，又将大曲、诸宫调以及宋词的牌调等融入其中。后代文人追求文雅，又为曲牌起了许多新名。面对如此庞杂的曲名系统，沈璟收录及后人使用时难免产生疑惑、舛误。故依据《骷髅格》，追溯部分牌名的流变亦成为国藏本释疑的一部分：“凡曲有因事而立名者，悉注于本调之下，可稍去以讹传讹之咎及牌名坊中误刊之病。”<sup>②</sup>如沈璟对【武陵春】之名就把握不定：“‘春’或作‘花’，未知孰是。”<sup>③</sup>而国藏本则据《骷髅格》做出了回答：

“上易‘春’，出填词注。”<sup>④</sup>可知此曲本名“武陵花”，唐明皇将之改为“武陵春”。再如【七贤过关】，国藏本详述了其牌名的演变过程，据称此牌“古名【七商犯】”；为劝谏唐明皇，“唐臣易【七情过度】”；感群臣之贤，“唐王又易【七贤过关】”。<sup>⑤</sup>

综上所述，国藏本是明清之际所产生的众多格律谱中的一种，作者不详，主要针对《全谱》的不足，进行补阙、缀板和释疑，涉及牌调 30 余章。其最大特色是依据了“汉唐古谱”《骷髅格》。

本文作者：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 
责任编辑：马光

- ① 无名氏：《骷髅格》，清初钞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- ② 无名氏：《骷髅格》，清初钞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- ③ 沈璟：《增定南九宫曲谱》，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 3 辑，（台湾）学生书局 1984 年版，第 726 页。
- ④ 无名氏：《骷髅格》，清初钞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- ⑤ 无名氏：《骷髅格》，清初钞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## Textual Study of *Ku-Lou Ge* Collected in National Library

Wei Hongzhou

**Abstract:** The book *Ku-Lou Ge & Shortcut of Recognition Tune, Sound Junction and Regress Origin* which is now collected in national library, has been divided into *Ku-Lou Ge* and *Shortcut of Recognition Tune, Sound Junction and Regress Origin*. The latter one is a kind of specific guidance which is related to pronunciation standard of simple rhyme opern and its author is Gu Ti-ren. *Ku-Lou Ge* is a classical metrical opern which was produced from 1606 to 1667, and no one knows its author until now. It is said that this *Ku-Lou Ge* not only consulted from old opern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, but also supplemented flaws and added rhythm based on Shen Jing's *Total opern of Southern Tunes*.

**Key words:** collected in national library; *Ku-Lou Ge*; pronunciation standard of simple rhyme